



第一章

努力的意义就藏在努力的过程中

努力就有可能，
不努力一切都是零



爱抱怨的人， 注定过不好这一生

1. 话痨伯伯那被耽误的一生

我爹有个朋友，年过半百，是个话痨。一见人就自动开启聊天模式，不说个三两小时决不罢休。

说什么呢？说他那被耽误的一生。

这位伯伯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矿工的儿子。

他的幼年时期，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着。书没读多少是真的，但也没遭遇上山下乡那等厄运。等到顺顺当当长到18岁，就招工进了厂。

前20多年里，他的优越感十足。那时的产业工人很吃香，整座城市经济命脉都由他们来支撑，厂子效益也非常不错，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日子甭提多舒心了。

但是后来，波及全国的工人下岗潮来了。幸运的是他并不是下岗的那一个，只是一夜之间工资缩水，曾经的骄傲都成了明日黄花。

于是他变成了男版的祥林嫂，对工作得过且过，在日复一日

的抱怨里提前内退。

渐渐地，抱怨变成了一种极度的仇恨。每次见面，他都会拉着我说一堆偷梁换柱的政治理念。

可是上升到了政治的大概念绕一个圈，最终的落脚点依旧是：国家对不起他，耽误了他的读书求学，又粉碎了他的小康生活。

据我所知，当年的他根本就没动过高考的念头，在日常工作中，也从未有过进一步的详细规划。

等到老了，只能泡一杯茶坐在自家窄小的客厅里吐沫横飞地叫嚣责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

这样的人生真可悲。

2. 时代真倒霉，黑锅背了无数个

前几天，老公的公司要招出纳。我想到了伯母妹妹的女儿琳达。听说这姑娘自考过会计资格证，现在还待业家中。

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耍，也算得上熟悉。我在微信上询问她的意见，她一听说实习工资不到两千，便一口回绝，完了发过来一个语音信息，怨气冲天：“你老公那是什么破公司？”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噼里啪啦的语音又传了过来，吐槽了当今各种社会现象。最终的呈辞总结是：要是有钱，我早移民国外了，不待这个破地儿！

实在是哭笑不得，总有一些人，喜欢将自己所有的不如意都归结为社会环境，家国背景。

一言以蔽之，不是我的错，错在社会和时代。许多原因于是由小化大，由具体变为抽象，久而久之，就成了个人无法背负之重。

毕竟那是社会的问题啊，一摊手，我不过是赶上了，有什么法子？

琳达和我同龄，自小衣食无忧，靠着漫画和动画片过完无忧无虑的童年。

上了初中，数学和英语成了拦路虎。学习一直处于中下，却始终优哉游哉，对父母花大价钱请的家教嗤之以鼻。

拿她的话来说：“我是没用功，等用功起来吓死你们！”

转眼六年匆匆而过，大学没考上，琳达又琢磨着自考，于是又在家里守着电脑蹲了两三年。

好不容易拿到毕业证和会计证，找不到工作，她特别恼怒：“我一个堂堂本科生，在这么个小县城竟然找不到工作？你看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大学生也不包分配，最坏的时代都被我赶上了！真倒霉！”

时代遇上这种人，黑锅背了无数个，也挺倒霉的。

3. 别让你的人生止步于无休止的抱怨

琳达或许不知道，还有数以亿计的青年和她一样，生活在高房价、高物价的高压时代，吸着雾霾顶着乌云，无爹可拼更无处可逃避，唯一能做的，只是奋力向前。

我们所处的环境大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你对环境的认识 and 态度将决定你的未来走向。

而这世上，最没用的是止步于无休止的抱怨。

做记者时，我采访过一位企业家，和那位爱抱怨的伯伯同龄。

伯伯招工进厂的时候，这位姓李的企业家正发愁吃不饱饭。他出身于一个贫困农家，家中人口多、田地少，不得已动了“投

机倒把”的心思。

开始是从村里收几个土鸡蛋偷偷摸摸背到城里卖，改革开放后，政策一松动，他立马开了一家小小的农村土产店。积累下第一笔资金，他又破釜沉舟投资了本县第一家自选超市。

不料开业第一天就被盗走将近两万元货物，但他想到的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苦苦思索管理漏洞，找出应对措施，咬着牙把超市继续开下去。

中间几起几落，多少辛酸悲痛他并没有详说。反正十几年后，他的连锁超市开遍全市各地。采访中，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家里穷，能靠的只有自己。但要感谢这个好时代，给我提供了创业环境。”

你看，相似的环境，造就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总有一些人，能够敏锐觉察到发展趋势，懂得顺应环境，变不利为有利。

资源与背景或许会厚此薄彼，但如果你眼里看的、心里想的都是社会的不公，除了吐槽埋怨再无其他行动，那这一生，大概就真的过不好了。

你的大事， 就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1. 你真的被公司大材小用了吗

公司新招的姑娘辞职了，她来向我道别，委婉地暗示公司大材小用。

姑娘本科毕业，才貌俱佳，进了公司做文员，本来就有屈尊之感，端茶倒水的琐碎事儿干了一星期，辞职走人的想法就窜了出来，而且立马付诸实践。

我竟然有些无言以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刚离开校门的孩子们，都有那么强大的自信，认为初出茅庐的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我接手公司的人事工作还不到半年，却见过许多入职不到三个月就甩手走人的学生。只有一个男孩，让我刮目相看。

暂且叫他小超吧，他应聘的岗位是仓库主管，主要职责是管理仓库中的货品出入。仓库主管，其实也只是听着好听，这个职位活儿多事儿杂，而且必须时刻准备做好公司建设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公司主营艺术陶的生产销售，所以上班第一个月，小超每天的工作都是擦洗陶具。一米八的大男孩，坐在小凳子上，弓着身子弯着腰，一边擦拭一边认识品种繁多复杂的陶器。

就拿茶壶来说，我们有几十种壶型上百样装饰需要一一登记入库。有心人小超在擦洗过程中已经把它们认识清楚。没几天，一份一目了然的货品记录表就摆到了总经理办公桌上，比起我们习惯用的，更加简便也更加详尽。因此，小超的试用期提前结束。

能认真做小事，并从小事中发现大问题的年轻人，运气真的不会太差，因为他足够用心。

2. 学会了走，再想着跑

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大长今》，讲的是一个烹饪大师的成才史。那些华丽的韩服、精致的菜肴我都不大记得了，印象最深的却是女主角儿时学厨的画面。

那些小小的女孩，在御膳房里择菜、洗菜、切菜，认识各种各样的食材。有时也心痒难耐，渴望入厨一展身手，但这样的想法总被尚宫们拒绝呵斥。

还没学会走，怎么你就想着跑？

让你做小事，是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小到大，集腋成裘的。小事里培养出的工作能力和应变方式，才是最终目的所在。

金庸笔下的郭靖郭大侠，在一众武林高手里资质最普通，但这个有点愚笨的傻小子，后来却学到了降龙十八掌，练成绝顶高手。

我们都小看这个傻小子的基础了。

年幼时郭靖师从江南七怪，花了15年时间系统学习了习武的基础。

他学韩宝驹的鞭法、全金发的枪法、南希仁的南山刀法、朱聪的分筋错骨手、柯镇恶教的接暗器手法……这些似乎不值一提的功夫，却是后面高深武功的奠基石。

试想一下，没有这些功夫做基础，即使洪七公愿意倾囊相授，恐怕郭靖也无福消受。

一个人成功了，谁都看得到他那些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却从来不曾在意起步时的点点滴滴。可若没有点点滴滴做根基，一切不过是空中楼阁，空想罢了。

3. 世上所有的小事，都是和大事联系在一起的

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陈蕃父亲的朋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

薛勤当即针锋相对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陈蕃无言以对，无言以对的大概还有古往今来无数个和陈蕃一样的年轻人，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来为自己的懒惰散漫找借口。

整理屋子、做饭洗碗，在这些我们不屑的小事里，其实正隐藏着你对生活的态度，塑造着你对一应事务的应对能力。

一个房间如同垃圾场的鲜亮姑娘，外貌再完美无瑕，性格里的马虎急躁也会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忽然跳出，鸡飞狗跳弄坏一桩大事。

有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

因为，世上所有的小事，都是和大事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人打扫卫生，我们的工作环境就会脏乱差；重要的会议开不好，工作起来心情不佳，必然就会影响公司的运转发展状况。类似的小事多了，大事必然受到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工作并无大小之分，不同的岗位应对不同的职责，区分的只是人的经验值与战斗力。

没有天生做大事的人，只有能从小事做到大事的决心和勇气。

运气好的人有个共同点

1. 运气真好，那只是表象

村里有家人，在省城卖烧烤发了财，买了房又买了车，据说还开了几家分店，做得风生水起。

不久前，这家的大儿子结婚，回乡摆酒时开了一辆奥迪，神气活现地停在打谷场上。看稀奇的乡亲们络绎不绝，啧啧称赞着，不时冒出一两句，“这家人的运气可真好，才去几年呀，就开上豪车住上大房子了”。

恰巧我弟弟和这家的二儿子很熟，喝酒聊天时，就把这些话学给他听。这家的老二长叹一声：“兄弟，你是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苦啊。哪儿有什么好运气，不就是能吃苦、够努力？”正好有酒有肉，这家伙便就着一点醉意，开始讲述自家的创业故事。

当年他家地很少，日子很艰难。兄弟俩双双辍学，进了一家烧烤店打工。“烧烤是夜里才卖的，每天都要熬到三四点才能睡，冬天还好，夏天待在炉火边简直要脱一层皮！”就这样，兄弟俩边干边学，掌握了烧烤的基本技巧后，又东挪西凑了两万块钱，终于支起了一个烧烤摊。

自己当老板，比打工又难出许多倍。无论夜里忙到几点睡，兄弟俩都必须爬起来赶早市，买回新鲜的食材，接着又要调料，该切片的切片、该串串的串好。暮色降临华灯初上，两人便吭哧吭哧登上小三轮往夜市赶去。

路过许多红男绿女，经过满街的繁华烟云，但热闹是别人的，他们有的只是一个摊位。苦干了将近三年，有了本金和稳定客源，他们才租下店面。没钱雇帮工，年过半百的父母撸起袖子上阵，一家四口忙忙碌碌又两年，才奋斗成了有房有车一族。

“可我们的青春，都在烟熏火燎里耗完了。”老二讲出一句文艺无比的话，有几分伤感。

好运只是表象罢了，背后那些流血流汗的付出，才是赤裸裸的真相。

2. 与如意郎君相匹配的好运

一个姓张的姑娘嫁了有钱人，朋友圈偶尔晒出的包包和度假地都是电视剧里才可能看见的东西。聚在小店里喝着奶茶谈起她，老同学们总是一撇嘴，嘚瑟什么啊？运气好罢了。

嗯，在有些人眼里，所有的成功都可一言以蔽之，运气好。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嫁给有钱人有多不容易。要肤白貌美、要学识渊博、要上得厅堂，小镇平民家庭出身的张姑娘并非一步登天，结识富豪并得其赏识，也并不是一个偶然。

小学时，我和张姑娘是同桌。这个白白净净的秀气小女孩，字儿写得特别认真漂亮，学习成绩也不差，讲话时温声细语，是个家教极好的女孩。

听说她那一双教师父母对她的要求极为严格，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还有大量的家庭课程等着她去完成。

所以当我们疯跑在逼仄小巷里捉迷藏时，她正绞尽脑汁解着奥数题，或是背着唐诗宋词，有时也练习吹长笛，那是小镇上唯一可培训的乐器。

于是张姑娘以一个学霸的姿态纵横校园十多年，最后考上了国内某顶级高校，进入一流研究机构工作。然后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相谈甚欢，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遂结秦晋之好，自然而然。

当一个优质男人站在你面前时，能吸引他的是美丽容颜，可让他决定是否娶你的，却是你的颜值、能力与学识构成的综合素质。

张姑娘用了十几年来准备，才在如意郎君到来时，拥有了与之匹配的一切。

嫁对人的确是女孩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当幸运从天而降，两手空空的你，又拿什么去接住那块大馅饼？

幸运之神眷顾的，永远不会是身无长技的你。

3. 背运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将别人的成功都归结为运气的那些人，过得往往不怎么好。

过去有个同事，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会这么命苦？

少年时因家贫上不了高中，悲悲切切读了一个中专，她认为不通情理的父母毁了自己的前程。

工作了忙着谈恋爱结婚，她疏于业余，工作换了好几个，升职加薪自然没有份，她觉得自己好委屈，运气简直差到了极点。

有段时间我们同处一个办公室，她经常拉着我东家长西家短地聒噪。我忙着写稿没空搭理时，她便开始看电视逛淘宝，快下

班了才匆匆忙忙打开表格。效率低就不说了，重要的是财务数据经常出错，差点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她在我们公司待了不到半年就被炒鱿鱼，又马不停蹄开始了下家的寻觅。一直在路上，却一直到了不了终点。

好运不是天生的，背运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一个人懒了、消极了、懈怠了，周围也会渐渐形成一种低压气场，满脸都写着倒霉。这种时候，做事成功的概率往往也会随之降得极低。

解药只有一个，那就是振作起来，挥着小皮鞭催自己奋力向前。

4. 越努力越幸运

从前听别人说越努力越幸运，只觉得那是矫情的鸡汤，所以一口也不愿喝下去。

后来我自己写公众号文章、做自媒体，为了保证日更绞尽脑汁。6点半起床边做早餐边找选题，到了办公室抓紧时间干活，休息间隙里写提纲打腹稿，下班回家坐到电脑前专心敲字，还要赶着时间把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

在那之前我三两天出一篇稿，写稿频率全凭心情来决定。有时兴致勃勃写好了投给自己心仪的媒体，结果却不是被退稿就是石沉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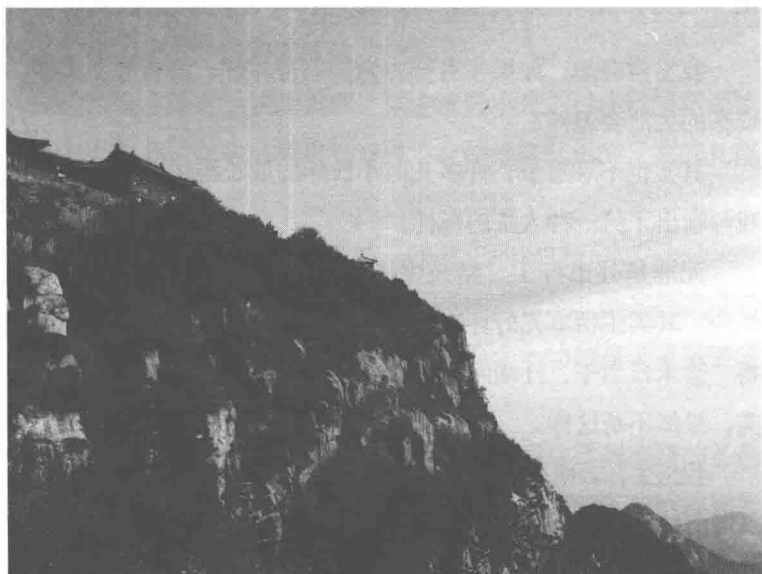
狠狠逼了自己一把，陆陆续续写上几十篇后，竟然有大号编辑主动找来。想不到的是有篇文章一炮而红，转载的约稿的蜂拥而至，我趁热打铁加了好几个编辑的微信，接下来的路，就真的好走了不少。

而我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好运女，可只有我自己

才知道，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是种怎样的体验，那真的不比按部就班得过且过舒服。

原来所谓的一鸣惊人，都有十足的努力和付出来支撑。

不幸的人或许各有不同，好运的人，却有千篇一律的上进心和执行力。



上大学对出身低微的你 到底有何意义

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努力为读书奋斗过，没有考上大学，现在的生活会怎样？

其实也不难想象，许多儿时小伙伴的成长与生活轨迹已经为我勾勒出了另一种人生的模样。

无非是外出打工、结婚生子，大好年华付之流水线和田间灶头。其实生活本无好坏之分，只能说懂得过日子的人，有可能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变成令人神往的诗意田园。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我出生在云南东南部的一个小坝子里，这里并不是大家以为的贫苦山村。相反的，因为水源丰富与交通便利，很早的时候便成为区域性蔬菜生产基地。大货车车轮滚滚，将大车大车的蔬菜运到全国各地，再把富足的日子带回来。因此，作为90后，我们的童年虽然比不上城里孩子那样蜜里调油，但也谈不上多么艰苦朴素。

到了今天，许多人家建起了小别墅，各类现代化电器设施一应俱全。从生活水平上来讲，也算够得上小康的尾巴了。可即便如此，大部分人的生活似乎还是粗陋不堪的，像是被红泥黄土圪

囤地抹了一层，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邻居家的儿子大我十岁，在我考上大学那年匆匆摆了喜宴，迎娶他那个当时已身怀六甲的新娘。新娘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婚纱被肚子撑得高高的，一张浓妆艳抹的脸，看上去却稚气未脱。

很小的时候，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上学，背着小书包手拉手奔跑在一路泛着稻谷清香的乡间小路上。然而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六年，小学毕业后我考上重点中学，到了县城读书，和她的来往便渐渐少了。后来她外出打工、回家结婚，我们更像是两条相交直线，交点一过，便渐行渐远。

与她再次熟识起来却是四年后，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得了重病，不得不放下一切回家休养。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发现记忆中沸腾不止的村庄已经渐渐冷却为一个空壳。年轻的男男女女迫不及待地奔赴远方，方圆几里的家乡，能坐下来陪我聊天的，也只有她了。

四年，她由妙龄少女，长成一个真正的农妇。

黝黑粗壮的身躯被包裹在廉价鲜艳的衣裙里，她来找我说话时，总是在腋下挟了未完工的十字绣，两个年幼的孩子叽叽喳喳环绕在周围。

盛夏的傍晚，天边的彩霞辉映，如同她手中飞舞交缠的各色丝线。只是，白布上的锦绣牡丹盖不住她嘴里源源不断的牢骚抱怨，话题不外乎家庭、老公、婆婆，一旁玩闹的孩子总会不时激起她的怒火，她便随手拉过来在他们的屁股上狠狠打一巴掌，再继续吐沫横飞，以最恶毒的话诅咒着婆婆偏心小姑子……

她的两个孩子都是我家的常客，每次都是咋咋呼呼地冲进来，拿起茶几上的各色水果糕点就啃。假期，他们的父母忙于农活时，通常就是5岁的姐姐带着3岁的孩子走街串巷，玩泥巴或是